

央北著

那一世， 我遇见了你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今生今世

他是世间最美的情郎，所遇女子都甘心为他倾覆一生；
他是雪域最哀伤的王，苦苦在政治与红尘中挣扎求索；
他不爱他的江山，只爱他的美人。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从生到死，矢志不渝

首部揭秘仓央嘉措凄美爱情的史诗之作

一段西藏历史上最美丽波折的爱情童话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一世，我遇见了你：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今生今世/央北著. —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1.4

ISBN 978-7-5317-2612-8

I. ①那… II. ①央… III. ①达赖六世(1683~1706)-传记

IV. 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8502 号

那一世，我遇见了你：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今生今世

作 者 / 央 北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封面设计 / 嫁衣工舍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720mm×980mm 1/16
印 张 / 12.25
字 数 / 150 千字
版 次 /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24.80 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612-8



老师所著。我记得，那日风极大，待我回到学校，风把窗户吹得呼呼作响。

我是在风声的陪伴下读完这本书的。

我梦中的那位僧衣少年越来越清晰，他甚至开口跟我说话。但是，我和他之间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时间，唯有风声回荡在我们之间。

这本书给记忆之海中的仓央嘉措加上了明确标签：时间、地点。

寒假回家，半夜在疾驰的火车上醒来，头贴着冰凉的玻璃向外望去。

月光下，白雪熠熠生辉。

我猛然又想起了那位僧衣少年，他在白雪之中朝我微笑。

我知道，他未生也未死。在历史中，生与死从来都只是一个谜。他只是带着他最美好的年华，最动人的诗篇，永远地横亘在时间的长河中。

于是，我打算借由文字，再一次潜入记忆之海，寻访那三百多年前的故事。

这是，关于我记忆中的仓央嘉措。

央北

2010年12月于大连

熟悉，而女人的声音又是那样温暖。

男人与女人的话语重复而富有音律，即使内容繁杂、语调多变，也不过是容纳了许多的“爱”字。

扎西丹增明白，那不过是对前几日的追忆。直到现在，他还对次旺拉姆答应嫁给他这件事不太敢相信。

扎西丹增在屋里来回踱步，细糌粑、青稞酒、茯茶、酥油、风干牛肉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不知还应该做些什么，心中的欢喜像是一眼泉，不断用清冽而甜润的泉水滋润着他。

不是岁月的风吹干了心，扎西丹增只是甘愿如此。他独自赡养年迈多病的父母直到他们三年前去世，这些年，父母的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他都是一人扛起担子，从不向人索取，直到要办丧事了才向姐姐借了些钱。这唯一的姐姐，在扎西丹增的记忆里总是和吝啬、贪财、卑鄙这些污浊的字眼联系起来。伴随了他几十年的生活，最终化成一块巨石沉入记忆之海，唯有荡起的涟漪还会让他感到一丝孤独与凄凉。

扎西丹增再想到次旺拉姆，整个世界又像有了光。

他靠自己的一双手，连本带利地还清了欠姐姐的所有债务，修缮了自己的房屋，甚至还有了些积蓄。

门“吱嘎”响了一声，扎西丹增以为是风，起身准备把门关严。他走过去，结果被突然推开的门扇撞到了头。

他抬头望了一眼，门口昏暗的光线里零零落地出现个人影。

“阿佳拉^①，贵体安康！”

来人是扎西丹增的姐姐，一席结满油垢的氍毹裹在肥硕的身体上，脸上的高原红与皮下的脂肪堆积在一起，成为一片暗红色的山脊。

扎西丹增低下头，熟悉而又厌恶的情绪在逼仄的石板房里蔓延开来。姐姐显示地位似的径直走到卡垫边坐了下来，她扫了一

眼房间，眉头皱了皱。

“听说你要结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东西都准备齐全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姐姐忽然眉毛一挑，眼睛像锥子一样地盯住了扎西丹增。

“那么……钱从哪儿来的？”姐姐顿了一下，故意拉长了音调。

门没有关严，凛冽的风从外面灌进来，扎西丹增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两只脚狠狠地踩进了土里。他低着头看见姐姐略带泥渍的新牛皮靴，再看看自己脚上旧得不能再旧的靴子，他憋红了脸。寒风再凛冽也只是一阵风，亲人的无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心击碎。

扎西丹增颤抖着双手说道：“这些年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都知道的。我没有土地可以出租，没有钱财可以放债，我只能靠我这双手，我起早贪黑，一天忙得坐不下来。你说钱从哪儿来的？”

姐姐愤怒地站了起来：“住口！我看不是偷的就是骗的。”

扎西丹增对姐姐已经彻底绝望了，他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样？”

姐姐背对着他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滚！马上滚！再也别回来！”

北风过境，派嘎寒冷异常。

扎西丹增走到门外，他的眼睛很是干涩。外面有些阴沉，空中是大朵的云团，云投下了暗影，让天地提前进入了黄昏。次旺拉姆从远处走来，她一边走一边朝扎西丹增挥手。扎西丹增看见是她，紧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

“你若走，我绝不留。鸟不随风去，鱼不随水游，何以生？”次旺拉姆靠在扎西丹增的身上说道。

扎西丹增叹了一口气，把次旺拉姆紧紧地搂在了怀里。

他们进屋时，后面尾随了一个人——次旺拉姆的哥哥。扎西丹增看见了他，急忙从木柜里取出一条哈达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朗宗巴大哥，您请坐。”

朗宗巴不看他，把哈达转手递给了扎西丹增的姐姐，弯下身子说：“阿佳拉，你倒先来了。”

扎西丹增的姐姐接过哈达，笑着—搭，把哈达挂在了朗宗巴的脖子上，算是回礼。

朗宗巴转头对扎西丹增说：“那时答应你娶我妹妹，确实欠考虑，现在我们来谈谈吧。”

扎西丹增恭敬地站到朗宗巴身边，朗宗巴缓缓说道：“第一，我是信黄教的，你们家世代是信红教的。你要娶我妹妹，就必须改信黄教。第二，聘礼。”

朗宗巴说完，直直地看着扎西丹增。

扎西丹增说：“我学的是密宗一派，信奉的也是释迦牟尼。至于聘礼，你要多少？”

朗宗巴说道：“第一，你是办不到了。那么第二，两匹马、三头牦牛、四只羊。”

次旺拉姆听哥哥这么说，顿时感觉像被扼住了喉咙，几乎窒息。她拉扯着哥哥的袖子，带着哭腔问道：“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”

朗宗巴将妹妹一把推开，说：“反正我不许你嫁给他，除非他答应我的条件。”

次旺拉姆无助地望着扎西丹增，扎西丹增一筹莫展，此时，即便他有足够多的牦牛和羊，他也未必能换回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，原本熟悉的家乡早已被从生的欲望遮蔽。他望着次旺

拉姆，就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无助、委屈、愤怒都不见了。

他想：世界大得让人窒息，可再大，我也只是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我们的空间。

他对次旺拉姆说：“我们走！”次旺拉姆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弯下腰去收拾东西，她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扎西丹增的妻子。她把准备结婚时招待客人用的细糌粑装进了口袋，又去搬烧茶的铜鼓；扎西丹增出门去牵牛。他们的哥哥姐姐漠然地看着他们忙碌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了空洞的喘息声。

等他们收拾完了，朗宗巴那干涩、尖锐的声音又再次响起。

“除了你们身上穿的和能够背走的，其他的一律不准带走。”

扎西丹增一下子愣住了，呆在原地半晌，他愤怒地甩脱了牦牛绳，起身拉过次旺拉姆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天地混沌，风卷着干草屑在旷野上肆虐，浮云也如鬼魅般在空中飘荡，将稀薄的阳光再次遮蔽，昏黄的天地忽明忽暗。

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每走一步，眼前的世界便颤抖一次。他们已经分不清这是残损情感的悲泣还是对未知前途的迷茫，连往日亲昵的牛羊竟也仿佛成了天边的星辰，遥不可及。

他们四处张望着，心里空空荡荡。

当故乡的矮房、牛羊、玛尼堆成为茫茫草原的一部分，再也不能触及的时候，离别的感伤逐渐袭来。路上遇到的老人告诉他们：要去南方，那里有富饶的土地，成群的牛羊。

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继续往前走，当走到达旺地区的拉瓦宇松时，看见远处婀娜的杨柳在风中摇曳，他们突然感觉，应该在这里停下来了。



他们卸下了行李。次旺拉姆架起铜锅开始煮茶，茶香飘散在空气中。扎西丹增招呼着不远处的小男孩，想问问他这里的情况。

小男孩大约四五岁，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们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次旺拉姆问。

“三央。”小男孩兴奋地答道。

次旺拉姆起身，向周围望了望，优美而熟悉的景色已经让她爱上了这里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邬坚林，那边的寺庙里有比繁星还亮的酥油灯。”小男孩答道。

“这里，真好。”次旺拉姆和扎西丹增不约而同地说道。

清康熙二十一年（藏历水狗年，公元1682年），这一年的春天被欢笑与悲伤同时包围。

南方一个昏暗的小村子里，一户人家的灯火格外明亮。扎西丹增与次旺拉姆正在这里举行婚礼。不大的屋子里挤满了前来贺喜的街坊四邻，大家敬着酒说着祝福的话。一对新人，在众人的簇拥下笑逐颜开，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喜悦中。

北方的春天要冷得多。第巴^②桑杰甲措记得，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，天上的阳光非常黯淡，翱翔的雄鹰在悲鸣，连布达拉宫外乌拉^③鼓气的歌声都变得悲切起来。

五世达赖在和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，那只曾为他摸顶祝福的手就垂了下来，一直随身携带的铜铃也掉了出来，发出最后的声响。桑杰甲措伏在逝者床前，悲痛万分，久久不愿离去，那已经变冷的手还如抚摸孩童般停留在他的身上。

许久，第巴桑杰甲措站了起来，他有些眩晕，眼前的事物开

始模糊、摇晃，五世达赖的身影成了一轮赤红的落日，嵌在昏暗的天地中。

五世达赖留下了一份遗嘱，也就此铺开了整个西藏的命运。

……

第一，布达拉宫还没有修建完成，千万不能停工。

第二，蒙古人一直让我殚精竭虑，蒙古各部都在觊觎着西藏的政权，这些年我一直在限制他们，现在眼看有了起色，千万不能功亏一篑。

第三，关于我的转世灵童，不要让他过早与外人接触，孩子太小，容易被人控制，最好先把他培养成人。

这几件大事要落到你的肩上，但是你又太年轻，我担心有人会与你为难。我想，不如这样，若我圆寂，消息暂时不予公开，只要外人不知道，你做起事情来，便会顺利很多。

……

桑杰甲措知道五世达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，这位伟大的达赖已经为西藏谋了太多福祉，直至圆寂，还在牵挂着西藏的前途。

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被第巴桑杰甲措封锁了起来，对外则宣称五世达赖身体欠佳，需要闭关修行，政务暂由自己打理。

做完这些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——寻找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。

冥冥中，五世达赖已经远去，但为了拯救苦难的世人，他的灵魂必将再次转世，成为新的达赖，成为六世。桑杰甲措现在要找到这个人。他不仅承载着五世的灵魂，也将成为西藏人信仰的延续。

宗教的神圣气息感染着桑杰甲措，但他不是僧侣，他的职责只是管理西藏的政务，这又让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六世的影响。假如五世圆寂的消息走漏，康熙皇帝怪罪下来，他就可以马上推举出六世，这将是手中最后的王牌。

拉萨的黄昏灿烂、祥和。桑杰甲措站在窗边，注视着南方，



神色凝重。他知道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五世达赖圆寂之后的第二年——清康熙二十二年（公元1683年），三月二十八日。

离拉萨遥远的南方，鄂坚林。

一只土拨鼠迷失了方向，它不得不站起来找寻太阳的位置。当它转头看见太阳时，如人一般久久伫立。天边的太阳幻化成了七个，浓烈刺眼的光芒射向大地，紧接着，雨水毫无预兆地降下，收敛了太阳的光芒。雨带来了彩虹，横跨天空，扎西丹增家的小屋身处其间，如宝石般被环绕着。

这只倒霉的土拨鼠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，它回过神后，急忙钻进了洞里，让单调饱满的黑暗重新包围住自己。

一阵嘹亮的啼哭声从扎西丹增家传了出来，屋主人没看到屋外的景象，他们眼中只有一个可爱的婴孩。夫妇俩看着孩子，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。这个孩子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。

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有些晚，土地还包裹在寒冬的铁衣中，马蹄将地面踩得噶噶作响。扎西丹增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农活，次旺拉姆这位年轻的母亲，满心欢喜地照顾着孩子，她替孩子擦身，穿上小衣服，喂食，轻车熟路地做着每一件事。

扎西丹增放下了手中的茶锅，来到床边，对着那个眉宇与自己酷似的孩子亲昵地叫道：

阿旺诺布……

这一声声呼唤，好像夺走了天地间全部的温暖，屋外顿时寒风料峭。

卓望达瓦是第一个来向扎西丹增夫妇道喜的人，随卓望达瓦

前来的还有他的儿子三央。卓望达瓦认识扎西丹增一家人还多亏了三央的牵线。

三央探着头看次旺拉姆怀里的阿旺诺布，阿旺诺布依偎在阿妈的怀里，抿了抿嘴，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。

三央也欢喜地笑了起来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心有灵犀的一笑，竟也如爱情一般，写在了命运的三生石上。

“阿旺诺布，你过来给阿爸背首民歌。”扎西丹增叫着他两岁的儿子。
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阿旺诺布答道。

扎西丹增一手把阿旺诺布托了起来，架在了自己的肩膀上，他的双手像柔软的毛绳一样将阿旺诺布牢牢地捆住。扎西丹增笑着转起圈来，一边转一边大声问：“你记不记得啊？记不记得啊？”

阿旺诺布一边咯咯地笑，一边断断续续地回答：“不记得，不……记……得啦。”

阿旺诺布张开了双臂，模仿雄鹰的翅膀，在空中颠簸着。

扎西丹增怕把阿旺诺布转晕了，很快就把他放了下来，可阿旺诺布一下地就又伸出两手还让阿爸抱。

扎西丹增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给阿爸背一首，阿爸就抱你。”

年幼的阿旺诺布朗声说道：

那是雄鹰，
睥睨山河，
却不知何去何从，





只有一朵莲花是它的归宿。

扎西丹增笑咪咪地听着，心里满是骄傲和幸福，他多么希望以后的阿旺诺布也能像雄鹰一样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生活啊。

又是一年春天来临了。春一来，蛰伏了一冬的植被都露了头，随着雨水与暖风的滋养茁壮成长。大地一片新绿，草木似乎一夜之间都换上了盛装。

三央站在一个山丘上，风从北面吹来，眼前的绿草向南倒戈，一只只牛羊映入了他的眼帘。

远方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跟在一群牛羊背后，慢慢向他走来。三央只看一眼就知道是阿旺诺布。

他悄悄起身，钻进了一片低矮的灌木丛，绕到了阿旺诺布的背后。

阿旺诺布正在数小牛，忽然听到身后也有牛在“哞哞”地叫，他好奇地转过身去，却见三央正围着他学牛叫，他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三央，你学得真像！”

三央坐下来，有些悲伤地说：“昨天，阿爸把我最喜欢的那头牛卖掉了。”

阿旺诺布眨了眨眼睛，问道：“那头脖颈上有一圈白毛的牛？”

三央沮丧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哈达上的丝线都是经纬密织不分离的。”

“那我们永远是朋友。”

扎西丹增病了，精神恍惚，他声称一匹通体漆黑的狼穿过了他的身体。他研习密宗，也懂一些咒术，他曾试着去破解，想知道这到底预示着什么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

一天夜里，扎西丹增独自在房外徘徊，一种不安的感觉笼罩着他。月亮升至正空，他又一次在如银般的月光下看见了那匹狼，他按捺不住好奇，向前走了两步。那狼仰天长啸，四下寂然，只有风在流动。扎西丹增转过身，轰然倒地。

扎西丹增真的病了，他每天夜里失眠，白天又总能睁着惺忪的眼。

次旺拉姆十分担心，天天守在丈夫身边。她不敢相信，往日健康壮硕的扎西丹增竟会突然病倒，她的泪水打湿了衣襟。每天，她除了悉心照顾扎西丹增，剩下的时间全部在祈祷，四处求医。扎西丹增看在眼里，心里很难过。他不仅被病痛折磨，还要看着次旺拉姆日渐消瘦。他想，是生是死，都得要个结果。

卓望达瓦带来了一个消息，说邬坚林寺里有位密宗大师，他应该能知道扎西丹增得了什么病。

次旺拉姆赶往邬坚林寺的时候，三央和阿旺诺布也跟在后面。次旺拉姆心力交瘁，没注意到身后有人，直到坐在了密宗大师面前，她才听到身后窸窣窸窣的声响。她回过头，就看见阿旺诺布与三央正诚惶诚恐地站在那里，她大吃一惊，赶紧挥手让他们离开，却被密宗大师制止了。

大师已年入古稀，此时，慈爱的眼睛里泛着太阳的光芒。他对次旺拉姆说：“让他们留下吧。”

偌大的一间屋子只点着一盏酥油灯，因为灯芯过长，火苗很高又左右晃动，将人影拉得很长。大师轻轻拨弄着灯芯，火光先是消失，马上又变得更亮了。

“你可知前几年的异象？”大师问道。



“只是听说，未曾见过。”次旺拉姆如实回答。

“那……”他的话忽然停了下来，眯起眼睛盯着窗外。

“大师，我丈夫扎西丹增是怎么了？你能占卜下告诉我吗？”次旺拉姆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大师举起手，火光将影子映在了墙上，仿佛命运的路标。

他把手又放了下来，然后盯着那盏忽明忽暗的灯出神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用沙哑老迈的声音说道：

“扎西丹增，染了狼族带来的恶疾，怕是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次旺拉姆吸了一口凉气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大师没有说完，他怜悯地说道：“你还是回去好生照顾他吧。”

阿旺诺布虽然年幼但也听懂了大师的话，他一脸茫然，那一刻，他觉得那张苍老、隐匿在灯火背后的脸，如同写满了墨迹的生死书。他一步步地走了过去。

大师看着他，他也终于看清了大师，大师衰老的眼睑里饱含热泪，阿旺诺布想伸手替他擦去，却被阻止了。

他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阿旺诺布的脊背。

“孩子，向北去，在拉萨城里，那里有你的福祉也有你的苦难。”

悲切的声音在阿旺诺布的耳边回荡，如茫茫草原上亘古不变的风。

邬坚林寺的围墙已经很久没有修过了，朱砂墙壁斑驳不堪，面目全非，然而寺里的钟声一如既往，老喇嘛们即使是闭上眼睛，听到这钟声也知道是日落了。可是自从那场流光溢彩的雨水停歇后，整个邬坚林充满了各种猜测，这些言语汇成一条莽撞的河流，破天荒地将钟声淹没了。

老喇嘛们不得不睁开眼睛，橘红的夕阳仍悠闲地挂在天边，

他们又安下心来，继续冥思。寺里的小喇嘛没有如此定力，他们蜂拥跑出了寺院，加入了讨论的盛会。好奇的妇女，低下身用皮囊收集着水洼里的水然后将其倒进一个铜盆里，铜盆周围站满了人，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面看。

里面除了泥沙、草屑，空无一物。

大家失望地走开了，小孩们倚在老人身边，希望能得到一个关于异象的故事。然而，整个村庄里的老人都在虔诚地念着经，孩子们百无聊赖，放牛的放牛，玩耍的玩耍，都散去了。

邬坚林的人去别处购买盐巴，顺便捎去的还有关于异象的种种传言。

比如，要有瘟疫来了，就像当初寂护大师^④入藏一样。

比如，佛爷降下福气了，今年牛羊要多产。

比如，这是风调雨顺的前兆。

……

传言嘈杂而离谱，带着丰富的色彩。但即便如此，邬坚林曾经出现过异象的事实，确是大家公认的。

拉萨，日光如瀑。

第巴桑杰甲措正在伏案处理公文，他的心腹曲和多巴突然闯了进来，桑杰甲措放下笔愠怒地盯着他。曲和多巴不看他，低着头径直走了过来，小声说道：

“邬坚林，天有吉兆，应该是灵童诞生了。”

桑杰甲措皱起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了，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他知道，找到灵童只是第一步。

他示意曲和多巴离他更近些，然后吩咐道：

“你去邬坚林探查一下，看到底哪家的孩子是灵童。”

曲和多巴躬着腰准备退出去。桑杰甲措又叮嘱了一句：“此行务必保密，万不可让人知道。”



曲和多巴走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五世达赖的印章。他想，若是转世灵童，必定认得这印章。

他一路南行，直奔邬坚林。

邬坚林寺的钟声响了三次，他远远地望见寺院上空升起一层薄薄的光。他放下行囊，连磕了好几个长头。

曲和多巴打听的恰好是卓望达瓦家，卓望达瓦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方来客。他告诉曲和多巴，出现异象的那天，他正赶往扎西丹增家，那天他的小侄子出生了。曲和多巴心里一动，找了个借口，说听闻那天出生的小孩是吉祥的象征，很应该去看看。

曲和多巴到达扎西丹增家时已经是傍晚了，阿旺诺布倚在门口，正朝着他来的方向张望。那一刻，曲和多巴的脸上浮现出了谦卑的笑容。他想跟阿旺诺布打个招呼，但卓望达瓦抢先一步把只有两岁的阿旺诺布抱了起来。阿旺诺布喊着：“卓望叔叔，卓望叔叔。”曲和多巴站在卓望达瓦的身边，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但转念一想：六世尚且年幼，怎么会认得卑微的我呢？

扎西丹增对曲和多巴格外热情，但曲和多巴似乎不愿意和他多说，只是一直盯着阿旺诺布，不时地微笑着。扎西丹增便把阿旺诺布叫了过来，他抱着阿旺诺布对曲和多巴示意，要是喜欢他何不抱抱他呢。

阿旺诺布盯着曲和多巴，突然兴奋地大喊道：“拉萨，拉萨。”

曲和多巴愣了一下，急忙背过身去。太阳的余晖从窗棂照射进来，他的眼睛热了，他几乎不能自己。这一刻，他多想跪下来，叩头，但他明白，这是暂时还不能做的事情。

他从怀里掏出了五世的印章，他先把印章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又佯装在怀里找东西。他的眼睛不时地看看阿旺诺布，心想，